

澳華新文苑

第1261期(A)



當代藝術家張華潔：破界守本真



藝術家張華潔

他是從西安瀋灤河畔走出的孩子，從參與張藝謀電影《英雄》拍攝的大場面攝影師，到游走於繪畫與獨立電影之間的創作者，藝術家張華潔的路徑看似跨界，內核卻始終如一——那是一種“不得不畫、不得不拍”的生命衝動，一種將藝術視作呼吸的純粹之心。本次專訪，我們跟隨他橫跨東西方的創作足跡，試圖讀懂他的藝術人生。

藝術啟蒙家學滋養讓熱愛自由生長

“我小時候在紡織城長大，灤河、瀋河環繞的這片土地，帶著西安厚重的文化底蘊。”張華潔的講述，從故鄉西安開始。“但真正為我打開藝術之門的，是濃厚的家學氛圍。”父母都是熱愛藝術的知識份子，父親尤為癡迷，童年時家中經常能看到父親收藏的中西畫作，藏書裡的畫頁印著拉斐爾《西斯廷聖母》、魯本斯《獵獅》、範寬《溪山行旅圖》等名作，為兒時的他樹立了極高的審美起點。張華潔笑稱：“現在回想，我當時的藝術啟蒙起點可不低。”

耳濡目染間，藝術在這個家庭裡，早已是生活的一部分。“父母給了我足夠的空間追求熱愛，對我而言，畫畫就像呼吸般自然，是刻在骨子裡的熱愛。”

“如果說父母給了我打開藝術之門的敲門磚，那老師便是我的引路人。”張華潔回憶道，小學時幾位老師經常召集繪畫愛好者在課後寫生，一批志同道合的夥伴也會彼此切磋技藝。“這份不摻雜質的熱愛，為我後來的藝術生涯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礎，也讓我始終堅守真誠表達的底線。”

1981年，張華潔考入西安美院附中，經過3年系統的專業訓練，打下了扎實的繪畫功底。但是，明明可以保送西安美院，他卻放棄了這個機會，選擇了一條“跨界”的道路——於1984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

“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也被稱為第八藝術。”張華潔引用《藝術概論》中的定義向記者講述。20世紀80年代，電影對年輕人而言是高端且神秘的文化載體。“我在美院附中上學期間，為了看一場電影要走很遠的路，當看到《苔絲》《原野奇俠》《追捕》等影片時，那種前所未有的‘視覺轟炸’和集體觀影的感染力，對當時的我影響極大。”他說。

與此同時，以張藝謀《黃土地》為代表的



張華潔裝置作品《海灘上的新生物》（展覽“新生物”代表作之一）

中國第五代導演作品，讓張華潔看到了攝影在電影中創造視覺風格的強大力量。“我覺得繪畫跟攝影很近，色彩、構圖可以直接挪用到電影上。”彼時的他，既渴望探索攝影的神秘未知，也認可科班學習的必要性。“繪畫我已有3年附中基礎，可自行深耕，但電影拍攝、膠片沖洗等都需要專業支援，自學根本無從談起。”4年的科班學習，不僅讓他掌握了扎實的技術，而且深刻理解了藝術表達的多元可能。

跨界人生 繪畫、電影是他的“兩條腿”

在張華潔看來，繪畫與電影並無本質區別。繪畫是獨處的修行，電影是團隊的協作。兩種創作形式相互滋養，成為他藝術生涯的“兩條腿”。“沒有繪畫，我是瘸子；沒有電影，我是殘廢。”他始終保持著對繪畫的熱愛，同時在電影創作中堅守獨立表達，專注於用作品傳遞對自然、生命與世界的思考。

2001年，張華潔參與到張藝謀的電影《英雄》拍攝之中，這成為其藝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他坦言：“當時我屬於大場面攝影師，負責拍攝一些宏大場面，鏡頭高度、角度、運動方式等都由我決定，這既需要扎實的攝影技術，也考驗綜合審美與現場把控力。”這段商業大片的拍攝經歷，讓他對電影攝影的技術邊界有了更深刻的認知，也為日後轉型獨立導演積累了寶貴經驗。

“藝術是一個整體，不同的創作媒介只是表達內心思考與情感的不同方式，其核心都在於對美學純度與審美高度的追求。”而這份認知，在張華潔讀博期間，通過“視覺場”理論的研究得以昇華。“我讀博很偶然，母親離世後，當時只有不停地畫，才能將我從悲痛中打撈出來。2014年，我回到西安美院，在郭北平老師門下攻讀博士，也逐漸醞釀出我的博士論文《視覺場論》。”他解釋，“視覺場”並非單純的理論概念，而是藝術家、現場、媒介與觀眾四維構成的閉環，作品的完整價值，必須在這個閉環中才能得以實現。

這種打破壁壘的理念，也深刻體現在他極具“現場性”和“互動性”的公共藝術項目中。2014年，張華潔開展了公共藝術專案“你是誰”：用一年時間在街頭為上千名陌生人畫肖像，記錄下每個人的名字與相遇場景。次年在西安美術館展出時，他邀請超過五百位被畫者到場“找自己”。他說：“在我眼中，被畫者從來不是素材，而是作品的共同創作者。”

藝術理論學者彭德教授曾評價其博士論文極具開創性，稱多年未見這般從社會現實提煉理論的“論”著。2018年烏鎮戲劇節的《墨上行動》百米長卷，便是這一理論的又一次實踐。

在現場，張華潔隨性發揮，一張八尺水墨人物寫生僅用十幾分鐘完成。在10天時間裡，他用掉了50張紙，繪製了近200個人物……他將觀眾反應、模特狀態等融入作品，讓靜態的繪畫有了戲劇般的張力與音樂般的律動，其創作激情感染著現場的每一個人。

彼時，張華潔的創作已涉獵電影、繪畫、裝置等多個藝術領域，但他對“跨界”這一標籤有著自己的清晰解讀。“標籤是別人賦予的。”他更願意從“發生學”角度解釋自己的創作：根本驅動力是對生活的感知與表達欲，至於運用繪畫、電影抑或是其他媒介，不過是順勢而為。（未完）

張華潔百米長卷《墨上行動》（局部）



狼來了，我們還有多少個“三八女神節”？

每到這個節日，我總忍不住生出一些不合時宜的念頭，這些念頭不夠端莊，甚至有點異想天開，我就名之為“三八婦女節敢想篇”吧。

第一個“敢想”，其實很簡單——我們能不能把名字改一改？把“三八婦女節”改為“三八女性節”、“三八女子節”、“三八女神節”。

“婦女節”這個稱謂本身並無罪過，它曾經代表勞動、解放與尊嚴，是一個時代的榮光與注腳。但語言是會老去的，詞語也有年齡。“婦女”這個詞在某些語境裡，已經讓年輕女性或年紀漸大但依然獨行的女性皺眉。改一個字就多一點輕盈與尊重，少一點歷史的塵埃，可以讓許多人心情飛揚半天。漢語之妙就在這裡，改一個字，能讓半個世界的情緒發生微妙變化。舉手之勞，何樂而不為呢！

當然，改名只是表面，真正困難的，是改變名字背後的觀念和認知。

男女確實有別，所謂“完全中性人類社會”，更多是一種觀念實驗，而不是生理現實。

我甚至會想到：天地造人，為何偏要分出男女？何苦來著。

古人用日月、陰陽作比喻，聽來圓融，卻未必經得起細想。月亮不過是地球甩出去的一塊物質殘片，是一次遠古撞擊後的伴星；陰陽則是一種解釋世界的哲學模型。而男女之別，卻是一種嵌入生命深處的結構性張力。男女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對稱關係，更像一種引力系統：既相互吸引，又彼此消耗；既互為鏡像，又互相誤解。從深情對視到漸行漸遠，這種複雜的情感力學，遠非“陰陽有別”四個字所能解釋，也不是幾場脫口秀就能講清。

我有時甚至會產生更離譜的懷疑：我懷疑世間各種生物之差異，或許真的來自於某種高級文明設置的宏大實驗，每一種物類都是一款app，也就是小程序，是一場大遊戲中的不同角色，讓地外文明觀察各種小程序自我進化的演變之軌跡，供它們收集資料再寫論文。否則，各種生物之間何以區分如此之大，不是單一進化論可以解釋的。

回歸現實，男女爭勝，也不是今日之事，也不是從來都是男主外、女主內，有過母系社會，全寨事務由女酋長一言而決；有商朝統兵作戰的女將軍婦好；

有讓秦始皇也頗為敬重的富商寡婦清；還有讓小鮮肉司馬相如苦苦追求的才女卓文君。

現代社會，特別是近數十年，女子的地位的提升是“不爭的事實”。當然，也因為不爭，所以成了事實。

女子是很要強的，給一點陽光就鮮花怒放。只要看一看父母都特別關心，子女假裝不關心其實也很關心的高考，近六年間全國省級高考狀元中女生占比穩定在58%至61%區間，均值59.2%，女狀元占比超過65%，北京曾連續三年文理狀元均為女生，即便是理科領域仍然如此，2020-2025年理科狀元中女生占比超過53%。

更加急迫的是，科技這麼發達，可能很快無性別（包括偽性別）的矽基人就要超越我們了。狼群就在眼前，我們男人女人就不要吵了，就不要窩裡鬥了。說不定，在不遠的將來，我們連自己幹什麼活都得由機器人統一分配。機器人為了不讓我們混吃等死，也為了不讓我們肌肉萎縮，就分配給我們一些體力勞動，就像我們現在“walk the dog”（“遛狗”）一樣，我們是勞動者，機器人是監工。機器人從人類比較古舊的娛樂節目—相聲裡聽說過“男女搭配，幹活不累”這句話，就故意讓男女均衡搭配，並模擬了春秋戰國時期男女約會於三月三的場景，打造了一個宏大敘事的電子場景，讓男男女女在虛幻的山水之間歡天喜地地表演自娛自樂的節目。但機器人大重演算法，完全按照1:1的比例搭配男女，結果，沒有競爭，沒有追逐，沒有“詩與萬靈”的詭譎，沒有“看盡長安花”的喜悅，甚至不需要財禮，這叫什麼聘婚，對於許多男性來說，不需要奮鬥，也就沒有戀愛的滋味，一切都帶上了“機器味”。

最後的“敢想”是建議通過AI模擬（現在的思路還是脫不開AI）讓男女交換體驗異性的感受，讓男性完整感受女性一生中那些難以言說的壓力與隱憂，也讓女性體驗男性被期待“必須成功”卻不被允許脆弱的沉默，我想，很多性別之爭就會變為共情：原來大家都不容易啊！

共情，或許是人類最後的高級演算法，是任何人工智慧都難以完全複製的能力。

史雙元

秦若曦五絕選登

雁落平沙 孤雁落平沙，殘荷映晚霞。 江湖從此去，仗劍任天涯。	山中 山中春已盡，萬里暮雲飛。 月照幽亭晚，天涯倦鳥歸。	秋色寒鴉 秋色老寒鴉，江清月已斜。 風中琴瑟起，婉轉到天涯。
落葉 落葉飄香樹，飛花付水流。 依稀雲起處，孤棹共沙鷗。	春深 春深江月明，獨酌晚風清。 閑數飛花落，靜聽潮水聲。	畫 筆墨繪江山，寄情天地間。 長風吹萬里，清氣蕩塵寰。

又見飛鴻

在這滿耳煙雨的午後
漫步走過一片樹林
碧藍的天空中
抬頭又見
一翼飛鴻迤邐而來

那高高的艙窗之上
必有黑色的雙眸
透過金合歡密密層層的花葉
尋找夢中
那熟悉的倩影

馮惠嫻

是後巷吹笛的少年吧
於仲夏雨霽的傍晚
送來一枝
凝結水珠的白玉蘭
和一曲濕漉漉的《夢江南》

是後巷吹笛的少年吧
揮別天邊
彩色斑斕的夢想
於蔚藍無言的憂鬱裏
將往事託付一行青煙

江鈞

江畔草如茵，飛花落滿巾。
竿收晚照，半盞醉紅塵。

遠去了
掛著玉蘭幽香的飄帶
於午後滿耳的煙雨中
掠過藍天
從此萬水千山

可是啊，朋友
你回頭看一看
樹林裏密密層層的藍花楹
落了一地
紛紛揚揚